



# 《金瓶梅词话》 《醒世姻缘传》 《聊斋俚曲集》 语言词典

JINPINGMEI CIHUA  
XINGSHI YINYUAN ZHUAN  
LIAOZHAI LIQUJI  
YUYAN CIDIAN

徐复岭 编著



《金瓶梅词话》

《醒世姻缘传》

《聊斋俚曲集》

语言词典

JINPINGMEI CIHUA

XINGSHI YINYUAN ZHUAN

LIAOZHAI LIQUJI

YUYAN CIDIAN

徐复岭 编著

王永超 助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语言  
词典 / 徐复岭编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326-4988-4

I. ①金… II. ①徐… ②王… III. ①古汉语—明清  
时代—词典 IV. ①H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6881 号

---

---

---

# 《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 《聊斋俚曲集》语言词典

徐复岭 编著  
王永超 助编

---

责任编辑 徐 梅  
封面设计 杨钟玮

---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www.cishu.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4.5  
字 数 1 450 000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6-4988-4 / H·663  
定 价 168.00 元

---

---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6700301



徐复岭（1942— ），笔名任思愚，山东菏泽人。先后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今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外语系。长期在国内外高等学校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现为济宁学院中文系教授。出版《近现代汉语论稿》《〈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汉语虚词小词典》等专著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汉语（包括方言）语法、词汇及辞书编纂。



王永超（1975— ），山东济宁人。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山东省“十三五”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济宁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学术论文散见于《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民俗研究》（山东大学）、《诸子学刊》（华东师范大学）、《儒家文明论坛》（山东大学）、《长江学术》（武汉大学）等刊物。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序

李行健

徐复岭教授的大著《〈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语言词典》(以下简称《词典》)即将出版,要我在书前说几句话。他从事此项工作,我是知道的,并鼓励他尽快完成。他知我早年从事方言词语调查研究,写过几篇由方言词语训释近代汉语中某些疑难词语的文章,近二十多年又主要从事词典的编纂研究工作,所以希望我给他的书写序言。由于当时复岭友正和我们一起从事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学大词典》的工作,我自当应命为文。谁知真写起来却很不顺手,因为毕竟不操旧业已经多年;但也不能打退堂鼓,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写下去,实在卑之无甚高论。

## (一)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振兴,必须要在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只有弘扬传承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树立我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为民族复兴增加正能量。复岭友的工作也正是在为弘扬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为振兴中华尽力。他所研究的三部曲,特别是《金瓶梅词话》,都是我们文化遗产中很有价值的著作。文学本身是语言的艺术,要正确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首先就要准确地读懂它们,而第一道槛就是语言关。例如《金瓶梅词话》中的“包髻儿”,旧有辞书均认为“包髻儿”属于“巾帕”或“包巾”一类织物,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复岭友在《词典》中正确指出,“包髻儿”并不是“巾”类物品,而是一种发髻形式:在髻上或鬓间缀以花钿钗簪、花枝红绳等饰物。该词本作“宝髻”,它原本属于年轻妇女所专有的发式,明代自武宗以后男风盛行,不少年青男性特别是变童、男妓这类特定人群也多喜梳这种发式。《金瓶梅词话》中“包髻儿”的细节描写恰恰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的“流行时尚”和畸形社会形态,体现了小说的高度艺术性和社会认识价值。由此看来,词语训释事关宏旨,属于基础性研究工作,有人把它视作“壮夫不为”的“区区小道”显然是不对的。

研究《金瓶梅词话》语言的论文、为它编的专书词典都已经不少,但即使如此,仍存在词语理解上的不少疑难问题,或对有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有关《醒世姻缘传》和《聊斋俚曲集》的专书语言词典,至今尚

未见出版。显然,研究这三本书,寻求对书中语言的确解,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而这也正是我们探寻汉语语言宝藏、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宏大工程的一部分。目前,《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工程已经启动。《汉语大词典》的编纂与修订、增订是跨世纪的巨大文化工程,早在其酝酿编写之初,吕叔湘先生就号召语言研究工作者“群策群力,‘共襄盛举’”,他说:“每一位研究工作者都能够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或是一个时期,或是一类作品,或是某一本书,或是某一类词语,进行词义的分析以及来龙去脉的考索。如果能够多出现一些像《诗词曲语辞汇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元曲俗语方言例释》这样的著作,十种,二十种,五十种,一百种,《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也就会有更多的依据和参考。”(《汉语研究者的当前任务》,《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又见《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可是吕先生所说的这项工作既费力费时,也没有什么“名利”可言,更何况不是谁都可以干好这项工作,必得有深厚的学养、广博的专业知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严谨的治学态度才能胜任。复岭友响应吕先生的号召,甘心长年坐冷板凳干这件事,历经二十余个寒暑而矢志不移,终于编写出了《金瓶梅词话》等三部书的语言词典,这部《词典》不仅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在,而且由于它重点收释《汉语大词典》未收录的或有待完善的条目或义项,故可为《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和增订提供参考和依据。复岭友这种埋头实干的精神可嘉,知难而上的勇气可赞。

## (二)

复岭友《词典》的贡献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它把以《金瓶梅词话》为代表的三部书的语言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 《词典》收词13200多条,不仅有足够的容量,特别是对三部书中貌似能“见词明义”不必多作解释,而现代人确又不易理解或不易作出正确解释的日常口语词语,如“坊子”(旅店义)、“狗腿”(指衙役)、“故事”(捉弄;耍弄)、“百忙”(突然;匆忙)之类,《词典》尽量收释;对三本书中使用的方言土语、熟语、委婉语、隐语以及明清时期常见或特有而现在已不常用甚至不用的特殊词语,《词典》也多有收释。这便为人们较顺畅地阅读《金瓶梅词话》等三书提供了必要的工具,进而帮助读者扫清阅读中的语言文字障碍。

2. 复岭友经过长期认真研究,查检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参考齐鲁大地活的语言,弄清楚了过去一直存疑的某些语词的含义,纠正了前辈学者们

对某些词语的误释,补充解释了某些词语的意义或用法,使释义更加完备和到位,从而符合或更接近原书的含义。如当时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扁”这个词,意思是钱物藏掖在腰带或腰包里。要弄懂“扁”的这个意思,就需要知道这个词的来龙去脉。旧时裤子裤腰较高,扎束裤子可以不用腰带,而把裤腰叠紧后往下卷两圈扎紧,可以将贵重的物品放在裤腰卷层中,也就是“扁”在裤腰里去,由此引申出将钱物这样收藏也叫“扁”。又如《金瓶梅词话》中的“装胖学蠢”,是形容得了便宜还卖乖、自鸣得意的样子,前人始终未明白此熟语的构成道理,以致把它的含义错误地理解为“装憨卖傻”“自我吹嘘”等。《词典》证之以今山东话中常说的“越说你胖你越喘”,考证出“蠢”实为“喘”音变后的另一种写法,“装胖学蠢”便是由“越说你胖你越喘(蠢)”发展变化而来。弄清了这个道理,自然也就明白了该熟语的真实含义乃是“形容得了便宜卖乖、自鸣得意的样子”。

3.《词典》采用了向纵深和横向扩展的研究手段,为更好地研究明清白话小说戏曲词语探索了新路。

纵深扩展就是研究词语从古到今的发展变化,以便全面准确地把握它的含义和用法。《词典》编著者将三书中的词语同现代汉语的相关词语的释义和用法对照比较,特别是从今天山东活的语言中寻找它们的发展演变的踪迹。语言是随社会发展的,经过几百年岁月的锤炼,词语一般会有意义的扩大、缩小或转移等变化,词语的用法和色彩以及写法也会打上不同时代的印记。如表示“家庭、家园”义的“家业”,在几百年前的书中是一个平常的词,但今人就会感到不好理解。《词典》编著者从词语的演变发展中找出它的轨迹,还原了古今词义演变的路径,也使今天的“家业”一词更显现出它的历史内涵。又如“狗腿”本为当时对衙役的贬称,发展到今天就引申成“替主子奔走作帮凶的人”。古今比较可以帮助历史性的语词词典如《汉语大词典》等,对历史上的含义注释更加准确和完备(《汉语大词典》对此词只注释了今义),也让今人明白现代汉语中的“狗腿”或“狗腿子”的含义所来有自,不会犯以今义释古义的错误。

横向的扩展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某些至今还不完全明白的词语,更准确地注释好古代的原含义。复岭友将《金瓶梅词话》和《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三书词语合并研究并编成词典,就突破了先前不少研究者仅就《金瓶梅词话》一书进行研究的局限,扩展了语料范围和视野空间。这三本书在写作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明朝中期至清朝前期),所用的语言都有浓浓的山东方言味和早期官话系统北方方言的特色,三本著作就是

三座北方话的语料宝库。因此,有不少仅凭一本书不好弄清楚的词语,借助三书比对终于找到了它确切的含义,特别是对一词多形(一个词多种不同写法,即异形词)的认定和释义,借助三书词语比对更具有别的手段不可替代的优势。由于《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成书时间相连,所用基础方言相同,故词语重出率较高,这便为从三书中搜寻相同词语(词形可有不同)加以对照进而推求词义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客观基础。例如三书中均有“红票”一词,根据所有用例可归纳出该词的意义是:官府出具的准许拘人、放行或收缴粮款等的凭证。有的词典只据《金瓶梅词话》中用例释为“官府验尸后准许火化的凭证”,释义过窄,缺乏概括性。又如《金瓶梅词话》中有“嫌腥”一语,有关《金瓶梅词话》的旧有辞书释义均误。若仅凭《金瓶梅词话》中用例,该词确实难解,但如参照《醒世姻缘传》中的“腥”“腥气”等词的用例,“嫌腥”的意思也便不难破解了,原来是指“怕某人难缠,不易对付”。

我们有理由期望《词典》作者和学术界朋友,可以更好地利用横向扩展的办法,扩大观察视野,拓宽研究领域,进而取得更大的成果和创新性的收获。比如将不同时代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北方话系统的白话文献特别是文学名著,放在一起来比对研究,如从元杂剧开始,将《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红楼梦》《歧路灯》《儿女英雄传》以及《金》《醒》《聊》等放进来,相互参照比较,可能会开创一个新的研究局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 (三)

《词典》能有超越前贤的成就,除了编著者多年锲而不舍的钻研,勤奋地耕耘之外,我想在研究工作中继承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时俱进地不断创造新的研究方法和采用新的研究手段是很重要的原因。

根据我的体会,编著者在研究方法上有几个方面可以供我们研究借鉴。

1. 近代汉语已经走过一千余年的历程。即使不算唐诗宋词、变文话本,从元曲后的数百年间,白话小说、戏曲等渐次占据了通俗文学的重要阵地,其中的口语常谈和方言土语,在当时可能是土得掉渣的用语,但到了今天不少却是十分难以理解与训释的词语了。因为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我们今天对这些词产生了很大的隔膜,而这些词往往又没有专书研究,很少有训释的资料可作借鉴。因

此,它们就成了疑难词语。从前张相、徐嘉瑞、朱居易等先生训释这类词语时,往往将相似句子进行排比,从中归纳词义,选择确解。金兆梓对其师张相采用这种方法研究诗、词、曲中语词的情况有过具体生动的描绘:“其释一辞,下一解,必罗列唐宋金元之诗词剧曲到数十百种,撷取其每一辞之例证,由十余至五十余则,综贯之得一义,取其义施之各例而一一通其解,始敢假定其训诂并明其辞义之流变。少不安,辄弃去,重取其例证而一一反复吟哦之,体会之,揣摩之,印证之,然后更假定一新义——如是者往往至再至三,乃至四五。”(《诗词曲语辞汇释·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工作的艰辛和张相等前辈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通过这种排比归纳的方法,解释了许多疑难的词语。复岭友在《词典》中也充分利用了这种方法的长处和优点,但他也注意到这种方法的不足,也就是这种训释只是以能否讲“通”作为标准。事实上,“通”可能对,也可能不对。训诂中两说或数说皆可通的情况很多,但只能说其中一种是对的,其他的是不对的,不符合古人原意的。仅凭“通”来决定训释得对与不对,并不完全可靠。因为这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采用推论的方法得出的释义,毕竟缺少语言实证用例的检验。所以《词典》中考释的词义,往往不凭一种方法就盖棺定论,通常还要辅以其他手段,特别是以现实中活的方言进行验证。这也就是复岭友坚持并强调以活方言用语来对照研究的道理所在。

2. 结合活的语言,特别是现代方言,对古代白话著作中的常用词语进行考释,这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汉民族共同语中的某些词,可能在标准语中已经消失,但却可能保存在各地的方言中,成为语言中的活化石。半个多世纪前,本人曾对河北省当时的 151 个县的方言词进行普查(见《河北方言词汇编》,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其中不少元杂剧中的词以及其他一些如今视为古语的词,还活生生地存在于方言区群众的口中,并用以解释了一些原来不明白的词语,也同时纠正了一些前辈们释词上的失误(见拙文《现代汉语方言词语的研究与近代汉语词语的考释》,《中国语文》1987 年第 3 期)。比如“骗马”,现在普通话中已不用,但在元杂剧中却是很普通的口语词。现今河北方言中跨过去或跨上去就叫“骗”,正是元杂剧中用法的留存,确证“骗马”即跨上马,并非“哄着马,使其不知而骑上去”之意。又如这部《词典》中收的“驹驴”一词,《金瓶梅词话》研究者多认为就是“驴驹”,即“小驴”,实际有误。《词典》发现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多省方言都有这个词,但指的是“山羊”而不是

“小驴”。我从调查过的河北方言中，可确证《词典》将它解释为“山羊”是有充分根据的。用方言词语考释古词语，早年胡竹安先生就着手进行了。我当年到上海去他家，还就这方面的问题向胡先生请教过。

3. 集中比对异形词，寻找原词原义。词语在流行中，由于时代的变迁，方言的影响，用字的改变，可能一个词出现不同的写法，不仅词形繁杂，还进而模糊了它的确切含义。有名的《辞通》，就收集了历史上出现的大量异形词，不过要把一词数形的异形词研究清楚，真还需要下一番大功夫。各种不同写法可能各有道理，但原形一般只有一个，先要从众多词形中确定它的原形，然后打破字形的影响，克服据形傅会误释词义的弊端，方能进一步弄清该词的确切含义。

针对近代汉语中很多词的形体尚未固定、异形词纷繁的特点，《词典》将同组异形词适当放在一起以便集中观察和释义。这种编写词条和释义方法，既能使读者对同组异形词一目了然，有利于把握其意义的内在统一性，又可节约文字，缩减篇幅。如表示“把身体的一部分放在另一物体上”这一意义的动词“搭扶”，《金瓶梅词话》中作“搭伏”，《聊斋俚曲集》中作“搭扶/塌伏/搨扶”，《词典》集中在“搭扶”条下释义、举例，其余条目只指出“见〔搭扶〕”。又如“紧自”一组副词，《金瓶梅词话》和《醒世姻缘传》中写作“紧自/紧仔/紧则/紧着”和“紧”，《聊斋俚曲集》中写作“急仔/急自/极子”，词形达八种之多。《词典》分别放在“紧自”和“急仔”条下集中释义，并在“急仔”条下注明“参看〔紧自〕”。

上述方法是《词典》编著者解决异形词释义问题既科学又有力的举措。考察的书多了，例证就多了，相应地它们出现的语境也就丰富了，这对研究选定异形词词形，挖掘词义是很有用的手段。

上面说了不少话，不一定恰当，不妥之处尚请专家读者指正。我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徐复岭教授这种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精神和潜心钻研、多闻阙疑的治学态度，着实让人感佩。复岭友把自己的书房叫“补拙斋”，言“拙”是自谦，但他正是以“勤能补拙”的古训激励自己，孜孜矻矻、勤奋治学，才有此成就，有此精进。勤奋和认真也是我对他干工作、做学问最深切的认识。

我祝贺《〈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语言词典》出版！

2017年1月6日 北京

# 序

刘俊一

《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以下简称“《金》《醒》《聊》”)是明清时期三部重要文学名著。其共同特点是:都是用山东方言写成的,而且写人叙事基本上都是用的口语土话,生活气息特别浓厚。用口语土话写的作品,生动形象,通俗朴实,但通俗不一定易懂。口语中的一些“土词”,往往非常少见,句中的语流音变也比较多,又多没有所谓“本字”可用,文字借用的现象相当普遍,用字也比较随意,从而给读者带来了麻烦。这三部名著都属于这种情况。“外地”读者看这几部书,就好像是雾里看花,有时甚至不知所云。山东的读者,虽然感到熟悉亲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词语也已不大懂得,有的句式也觉得不够顺畅,比较别扭。因此,为这三部名著编写专门语言词典,应当是所有读者包括研究者的共同需求。《金瓶梅词话》已有多部辞书出版,成绩斐然,另外两书则尚未见有关工具书问世。所幸,徐复岭教授所著《〈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语言词典》已经完成,即可填补这项空白。

《金》《醒》《聊》三书之所以能够合编成一部语言词典,是因为三者有其相同、相似之处。从时间上说,三书写定的时间虽然有先有后,但大抵不出十六世纪中后期至十八世纪初期。这一百余年,在汉语悠久的发展进程中,只不过是近代汉语时期一个很短的时段,其语言有一定的共时性。从空间上说,《金瓶梅词话》主要人物活动的地理背景,是鲁西北运河边上的临清、清河一带。《醒世姻缘传》的故事,首先发生在鲁西北的武城。武城与临清、清河搭界,历史上曾一度改名清河。故事的后续发展,转移到济南东边的章丘(即书中的绣江)明水一带。明水的东邻是淄川。淄川便是《聊斋俚曲集》的作者蒲松龄的家乡。笔者暂把章丘等地简称为“东片”,把临清等地叫做“西片”。现在山东方言的地图显示,东片说的是鲁中话,西片说的是鲁西话。东西两片相距不远,又是平原地带,所以两片的方言基本相同,也有些差异,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明清之际这两片的方言状态,也许大致如此。既然三书所用的都是当时的口语土话,这些话必定有活的方言作基础,这个基础大约就是东西两片当时的方言,所以也是大同小异。从社会背景来说,三书描写的主要是平民百姓的生活,虽然

有极少数官员,其职位也较低。总起来看,三书所写的社会状态,应当属于社会的中下层,其生活习惯和乡土人情相差不远。三书所用的口语土话应当属于同一种类别的社会方言。综上所述,将《金》《醒》《聊》三书的语言合编成一部词典,是有可靠依据的。

这部词典的作者是徐复岭教授。复岭君是我早年的学生,他的家乡是鲁西南的菏泽。菏泽旧时叫曹州府。曹州府辖区的北邻是鲁西北的东昌府,临清、武城都在东昌府的辖区之内。鲁西南与鲁西北不仅紧密相连,而且说的都是鲁西方言(当然内部略有差异)。复岭君生于菏泽,长于菏泽,大学毕业以后又长期在鲁西南的曲阜、济宁工作,鲁西方言就是他的“母语”,所以,他对《金》《醒》《聊》的口语土话非常熟悉。他又是研究《醒世姻缘传》的专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版了考证该书作者和讨论该书语言问题的专著。复岭君应该是三书语言词典的最适合的编著者。

《金瓶梅词话》和《醒世姻缘传》都是长达百回的长篇章回小说;《聊斋俚曲集》共收十五篇曲艺作品,其中多数都是分回分段的中规模的曲艺脚本,另外还有《戏三出》,加起来,也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的规模。合此三书共编一部语言词典,任务之繁重可以想见。复岭君以坚忍不拔的精神,锲而不舍,殚精竭虑,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奋斗,终于完成了这部一百二三十万字的煌煌大作,着实值得大力点赞。

这部词典不但规模大,而且富含开拓精神。(1)收词。全面汇集了三部著作里的方言词语,特别注意收录《汉语大词典》等辞书中未收录或虽已收录但在某方面有待改进的词语,收词角度与众辞书不同。(2)释义。综合使用下定义、作说明、以词解词等多种释义方法进行诠释,有的还追溯词源,分析理据,既解释词汇意义,又说明语法功能,还标注词类,详细具体,全面周到。还特别注意与山东各县市以及全国各地的方言词语进行比较,更是独树一帜。(3)例证。选例恰当而丰富,书证一般都能起到印证词义、体现用法之作用。(4)聚合书写形式各不相同的异形词,比较其异同,进行集中编排,互相印证,触类旁通。全书内容丰富多彩,特点鲜明突出,功力独到,实用性强,实为研读《金》《醒》《聊》三书的津梁,方言研究的财富,近代汉语词典中的佳作。

这部词典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扫除《金》《醒》《聊》三书中的语言障碍,帮助读者更加准确真切地理解三书的内容。由于收词丰富,诠释又详细周到,词典中所蕴含的能量已远远超出三书的范围,可以在更为广阔的空

间发挥积极的作用。诸如《水浒传》《西游记》等明清小说的某些词语问题,就可以通过这部词典加以解决。元曲原本是搬演给一般百姓观看的戏曲脚本,其用语特别重视口语化。元代前期的元曲作家,大多数是京、冀、鲁、豫北方话地区的文人名士,其中大都人最多,山东人也不少。山东元曲作家中,济南府有武汉臣等5位名家,东平府更有高文秀等6人之多。他们编的元曲中,都使用了较多的属于北方话的山东西部的方言口语,其中有些仍然保留在《金》《醒》《聊》三部作品之中,并被这部三书语言词典收列,所以,这部词典当然是元曲释词的重要参考。《汉语大词典》是我国最大的权威性语文学工具书。三书语言词典中有些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依然可以对《汉语大词典》有所订补。今举一例,以见一斑。

“合气”是元明戏曲、小说中的一个口语词。如元关汉卿《金钱池》第二折:“[杜蕊娘]时常与这虔婆合气,寻死觅活。”《金瓶梅词话》第十二回:“不争你们和他合气,惹的孟三姐不轻,只说你们挤撮他的小厮。”《醒世姻缘传》第七六回:“狄希陈又故意与调羹合气,捻他起身。”“合气”已由《汉语大词典》立目,释义是“怄气;赌气”,“合”的音读是 hé。此词在现代鲁西话中仍然使用着,意思是“怄气;斗气”(没有赌气的意思)，“合”的音读是 gé,与《汉语大词典》不同。三书语言词典也收列了这个词,音义皆依鲁西话。“合”读 gé 是历史音变的结果。如《西游记》第二六回:“正是呢!我们走脱了,被他赶上,把我们就当汗巾儿一般,一袖子都笼去了,所以阁气。”“阁气”与“合气”相同,二者是同词异写,“阁”与“合”同音,声母都是“g”。这两个字都是古入声字,声母都属“见”类,入派三声以后,声母未变,仍然是“g”;其声调,鲁西话转为阴平,普通话归阳平。根据这些情况,《汉语大词典》就可以对“合气”的音读进行订正,释义中的“赌气”也应进一步考察。三书语言词典有许多资料,都是传统字书、韵书或其他语文学工具书所未载入的,其特殊价值就在这里。

这部词典所收录的,主要是《金》《醒》《聊》里的日常生活的口语词语,现代汉语常用的词语或常用词义则基本不收。这三部作品都是用近代白话写成的,当时的口语词语和现代常用词语颇难分清,收与不收,常有两可的情况。比如:拟声词比较单纯,一般不需要解释,但是拟声词也有方言性,同一种声音,不同的方言可能有不同的写法。三书词典适当收列拟声词理所当然,不过那些仅只描摹声音而无别的意义或用法的,也宜略加控制。关于用例问题。一个义项最好选取几条不同情况用例,以增强释义的可信度。力求少用孤例,孤例难以比较归纳词义,证明力弱。还要

注意用例语句的长短。用例语句的长短应以明义(即显示被释词的意义和用法)为度。语句过长是累赘,语句过短则义不明,义不明则难奏效。在例句的选取、加工方面,这部词典仍有改进的空间。

动口容易动手难,以上所云,仅供参考。相信此书问世以后,定能引发良好的社会反响。老夫翘首,以待佳音。

2015年夏,时年91岁

# 前 言

徐复岭

《〈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语言词典》，顾名思义，是将《金》《醒》《聊》三部文学作品的词语和语法成分汇集在一起编写而成的一部多书语言词典。

我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部词典呢？

第一，《金》《醒》《聊》这三部文学作品在写作时间上具有连续性。《金瓶梅词话》成书于明嘉靖后期至隆庆、万历年间，《醒世姻缘传》成书于明崇祯至清顺治年间，《聊斋俚曲集》写成于清康熙朝中后期。三部作品的写作时间基本上是前后连接、不间断的，贯串了十六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初期大约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第二，这三部白话文学作品在语言风格上具有相同的地域特征。无论是作为白话小说的《金瓶梅词话》和《醒世姻缘传》，还是作为通俗戏曲的《聊斋俚曲集》，它们的“方言文学”的色彩都极其浓厚，口语化程度都极其高，而且所采用的基础方言应该都属于或基本属于明清时期北方话系统的山东方言。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金》《醒》《聊》三书基本反映了明朝中后期至清朝前期一百五十年间汉语特别是北方话和山东方言的生存状况和基本形态。将这三部作品的词语和语法成分汇集起来合编成一部语言词典，不仅对于正确阅读、鉴赏和深入研究、探讨这三部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搞清楚汉语和方言在这一时间段内的面貌特征，对于进一步开展汉语发展史和方言史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先生就已注意到了《醒》和《聊》二者具有某种“文字学上的关系”，即《醒》中的一些“特别土话”，“别处人不能听懂，别的书里见不着，而独独在聊斋的白话曲文里发见出了同样的字句和同样的用法”（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先生的本意是在以以此来证明《醒》的作者跟《聊》一样，同属蒲松龄。这一结论是否可靠这里姑且不论，但他通过搜集、比较两书共同使用的“特别土话”来推求词语意义和用法的研究方法，确是值得称道、应该加以推广的。此后黄肃秋先生在整

理、校注《醒》的过程中便采用了这一方法,不过他不是向《聊》求助,而是向早于《醒》的《金》求助。他说:“本书语言丰富,具有泼辣、生动、形象化等特点,不少方言土语不易理解,迫使我到《金瓶梅》中寻找应有的答案。”(黄肃秋《醒世姻缘传再版前言》)胡、黄两位先生通过搜集、比较两书乃至三书共用的“特别土话”来推求词义的研究方法,对本人影响至大至深。我对《金》《醒》《聊》三书的语言问题产生兴趣,也是从发现其中存有相同的特殊词语和语法现象萌起的,并且多年来一直将这种方法付诸实践,作为思考和探求三书语言问题的重要研究手段之一,并且逐步有所发现,有所收获,产生了最初的一批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三书语言词典的想法便逐渐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三书或两书中既存在共同具有的特殊词语和语法现象,更有大量的一书独有的特殊词语和语法现象,其中就有不少“特别土话”特别难懂,不易求解。而这些一书独具的特殊语言现象,往往更能体现出该书不同于他书的土语背景和用字、用词的个性特征,透露出该书作者的某些重要信息。这对进一步探求该书作者是很有启示作用的。因此,在重视研究三书共有语言现象的同时,其中任何一书独有的语言现象也绝不应该被忽视。既然要搞一部三书语言词典,就不能只关注三书或两书中的共用词语,那些只在一书中出现使用过的更为特殊的非共用词语,也应该列在这部词典的收录范围之内。这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屈指算来,本词典的编写工作已经陪伴我走过了四分之一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06年以前的十七八年间,由于本人担负着繁忙的教学工作及其他原因,在本词典编写方面主要是做些收集例句、制作卡片和编写资料索引的基础工作,虽然这期间也偶将思考所得随笔记录下来,写成札记或论文之类的东西,但基本上还停留在编写词典的准备阶段。本人感到欣慰的是,准备阶段虽然拖得时间较长,但编写本词典的信念和决心却始终没有动摇,工作也未因此而稍有懈怠。其间本人虽曾在国外执教多年,《金》《醒》《聊》三书却一直与我同行,与我作伴,遇有余暇便拿出来看上几页,并把点滴心得记录下来。2006年至2008年,这三年是撰写词典初稿的阶段。初稿虽然还比较粗糙、稚嫩,但词典雏形初具,令我鼓舞,坚定了我最后完成本词典的信心。2009年以后进入本词典的修改加工、征询意见和定稿阶段。为了加快工作的步伐,确保编写质量,我辞去了国外的教学科研工作,一门心思地投入到条目的修订工作中来。“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自信这部词典绝非